

乾隆皇帝的佛装像

◆ 吴空

故宫收藏的乾隆皇帝佛像画有七幅,我见到的乾隆皇帝佛像画就有四五幅。这些佛像大都在宫中收藏,有的悬挂在佛堂上。由于佛堂现在均未开放,所以游人无法看到。

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是个自命不凡、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大兴土木,兴建别园园林,到处游历,留下许多御题碑刻,一生仅御制诗就达四万余首。他又喜爱书画,宫藏许多古代珍贵书画中有许多他涂抹的题跋,没有题跋的也会有“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他还自诩“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所有这些,都为他树立了“万古流芳”的形象。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我在故宫工作时,有一次参观佛堂,陪伴我的工作的人员指着一幅布满佛像的唐卡对我说:这当中的佛就是乾隆皇帝自己。这不由使我暗暗惊奇。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对乾隆皇帝佛像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

故宫收藏的乾隆皇帝佛像画有七幅,我见到的乾隆皇帝佛像画就有四五幅。这些佛像大都在宫中收藏,有的悬挂在佛堂上。由于佛堂现在均未开放,所以游人无法看到。乾隆佛装像是布本设色。宫廷像布本与藏族地区布本唐卡含义不同,洋布、细布、绢均称布本。佛像画色彩丰富,勾画工整,画心长度均在120厘米左右。以早期布本佛装像为例,画面上乾隆皇帝居中,身着僧衣,头戴班智达帽,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托宝瓶趺坐在须弥座上。最上方显现其修行本尊的三座坛城。上端为显现三世章嘉及诸佛弟子。周围环绕藏传佛教的历代先师。下部为护法诸神。

在藏传佛教众多菩萨中,文殊菩萨与观世音菩萨最受崇拜。藏传佛教认为,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此乾隆皇帝佛装像中就有自拟文殊菩萨的。例如另一幅乾隆佛装像中,乾隆皇帝着红色袈裟居中,左为普贤菩萨,右为地藏菩萨。头上天空正中绘诸佛菩萨及黄教祖师二十五位。乾隆皇帝像下面莲花座下有藏文,大意为文殊菩萨化身。



■ 乾隆皇帝晚年朝服像

乾隆皇帝把自己当成文殊菩萨的化身不仅表现在绘画唐卡上,他还在乾隆三十三年建成佛堂梵宗楼。与其他佛堂供奉神释迦牟尼不同,梵宗楼主神供奉文殊菩萨青铜坐像。楼上供奉密宗佛大威德金刚铜像,在藏传佛教诸神中,大威德金刚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乾隆以文殊菩萨自况,用意是很明显的。

不管是塑像也好,绘画唐卡也好,宫中对这是有严格程序的。以绘画唐卡来说,宫中专门管理藏传佛教的机构是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办理造佛像、供器、法器 etc.,专设画佛喇嘛画佛像。宫中还设有主司绘画的如意馆。如意馆画师常与中正殿喇嘛合作绘画。乾隆佛装



■ 唐卡中的乾隆佛像

像中乾隆皇帝的头像就是由如意馆画师而且极可能为意大利画师郎世宁所绘。画中其他佛像则由中正殿绘画喇嘛绘制完成。绘制佛像,特别是重要佛像都有皇帝的上谕或口谕传旨。乾隆皇帝更是身体力行,连佛像小样都亲自审看,完成后先呈御览。因此绘制乾隆佛装像,如无乾隆皇帝亲自授意,任何人是不敢擅作主张的。

清代藏传佛教流行于蒙藏地区,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曾奉三世章嘉活佛为师,章嘉为之灌顶说法。章嘉是清代有名的佛学大师,精通汉满蒙藏梵诸种文字又精于绘画佛像,他曾在清宫指导了佛堂的修建,佛像



■ 唐卡中的乾隆佛像

的绘制与雕塑。他从八岁进京,直到七十岁圆寂,一直往来于京藏之间,服务于宫廷。乾隆皇帝与他相伴,对藏传佛教理解很深。乾隆深深了解藏传佛教对蒙藏地区的影响,通过藏传佛教的传播,对笼络蒙藏上层具有特殊意义。他虔诚信仰佛教与一般百姓不同,归根结底是要神权为君权服务,告诉天下百姓,他不但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神界的领袖。这就是他为自己绘制佛像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
摘自《世纪》2013年第2期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8.立即给山西公安厅长了封告急求援信

我先把汪泉托举到窗口,然后她身上系着绳索,慢慢地爬出窗户,紧跟着我也钻了出去。只见前楼侧楼,所有窗户都打开来,人们探出身子仰头瞩目着我们父女俩这场高空冒险。我半个身子站在窗台外,朝下一望,不由一阵晕眩,慌忙移开目光,一手牢牢抓着窗框,一手拽着绳索,一脚窗外一脚窗里地站稳当后,对汪泉说了声:“不要怕,爸爸在后面拉着你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屏声息气地注视着汪泉在暮色中手扶楼房外墙,两只脚在窄窄跳板上小心翼翼朝前移动,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忽听汪泉在前头传来一声气急败坏的短促喊声:“爸,快松手!”我这才发觉女儿已经站在自家阳台的栏杆上了,急忙松开手中绳子,只听咚的一声,汪泉的身影跳落在阳台上,随着,前楼侧楼窗口里响起一片哇哇欢呼声。再望望自家阳台,汪泉已经消失不见,进到客厅里去开大门了。我那颗悬在喉咙口的心终于回落到了原来的位置。从此,这根同生死共命运的绳索,就像一根粗大的血脉,把汪泉和我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一根线上两只蚂蚱的惊险一幕,在北京居然重演了一回!

多少年过去了,汪泉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三十多年来,小钰和我像严守最高机密似的守护着这个秘密,哪想到祸从天降,现在因为移植,这身世秘密像纸包不住火不得不公开出来,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件很残酷的事。何况眼下汪泉生白血病,治疗上偏偏又遇到难题。在这种人生生死未卜的揪心时刻,还要来触及自己感情上的这个伤疤,这岂不如同对一个溺水的人再重重踹上一脚。我下不了这个手!

几个医生此前都异口同声提醒我们要及早移植,好友们也催促我们抓紧时间。移植需要供者,供者首选就是与患者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如果我不去设法寻找,汪泉的供者问题解决不了,移植便无从谈起!翻来覆去想了又

想,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真是把我愁坏了。第三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救命是第一位的。只要汪泉明白这一点,明白这个道理,是为了她的病,是为了救她的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即便暂时不理解,闹情绪,甚至对我产生某些怨怼,过后冷静下来,会渐渐想通理解的。可茫茫人海,叫我上哪里寻找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呢?!我自然想到那个留在小内衣上的唯一线索——山西阳泉市幸福巷92号贾。只有去那里,才能找到她的亲人或者有关她亲人的线索!

一夜无眠。第二天起来立即给山西公安厅长了封告急求援信,并随信附上汪泉HLA检测报告,以便配型时参考。信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公安厅长:

我叫汪浙成,现已退休,任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全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这次写信打扰您,是因为我眼下遇到一件人命攸关的事,十万火急地相求于您,恳切地希望得到您有力的救助!我女儿汪泉,系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不久前被确诊为急性髓系M2型白血病。经医生悉心治疗,目前病情暂时得以稳定。按治疗程序,接下来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但中华骨髓库检索不到可与她配型的供者。医生建议发动血缘亲属。可是,由于她系我养女,是个弃婴。我至今不知她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姓名和住址。她是我和我爱人于1970年1月11日一个天寒地冻的清晨,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内蒙古自治区医院(内蒙古大学附近)走廊长椅上看到的。当时,她已哭得声音嘶哑,襁褓外落满黄沙,两只眼睛发炎溃烂。我们当即抱她挂号医治,住进了该院。在护士消毒换洗时,发现弃婴小内衣是一块当时邮寄包裹用的旧白布缝制,领口上留着一行尚未褪尽的墨写小字,经辨认是山西阳泉市幸福巷92号贾。估计这就是她父母或者有关亲人的住址。除此别无任何线索。事隔三十多年,茫茫人海,要想找到她在阳泉有关亲人,只有依靠我们以人人为本的政府,求助你们,恳请他们看在血亲骨肉的情分上,救救自己的亲人,得以找到相合的造血干细胞配型。(随信附上汪泉HLA化验报告)所需费用,一应由我承担。尊敬的领导,我实属无奈,只念这三十多年来父女情深,别无选择。愿上苍赐福好心人,保佑这命运多舛的苦命孩子!

37.结果竟完全出乎预料

回到工房,黛琳告诉娇鹏一个好消息:今晚七点钟大厦楼顶上放《南征北战》。娇鹏惦记着给祖堃写信,原本不打算去,怎奈家怨家孝吵着要看电影,拦不住,可让孩子们自己去楼顶还不放心,祖鸿答应带侄儿去。他一去,信自然就写不成了。晚上十点多,娇鹏安顿好孩子绣起花来。电影早散场了,时钟指针已跳到零点了,她十分惦念乡下祖堃的病况,想到傍晚托祖鸿写信的事,明知这么晚了他不会过来,还禁不住等他。第二天傍晚,都过了吃饭时间,可祖鸿还没回来。不吃夜饭也不关照一声,娇鹏不禁悻悻然。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娇鹏开了门锁,一看是祖鸿的好友兼同事阎子芬。阎子芬带口信来了,说祖鸿因临时有公干脱不了身,马上又要出一趟远门,所以托他来取替换衣裳等出门要用的东西;还托他代笔,替嫂嫂修一封家书。公事要紧,娇鹏也不多问,就到祖鸿房间去收拾东西,还留阎子芬吃了亲手裹的酒酿圆子。子芬边吃着点心边想,人家女主人这样殷殷好客,而自己却在哄骗她,实在惭愧之至。于是便告诉她,祖鸿其实是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已被隔离起来了。因怕嫂嫂着急,还耽误了写信,这才让他帮着撒这个谎。娇鹏一听心乱如麻,祖堃肝硬化还没好,如今祖鸿又染上了急性黄疸肝炎!他们弟兄俩一直睡一张床,肯定把肝炎病菌过给她了!她只知道自己母子跟祖堃分开,却没注意祖鸿也要同他隔开。想到这里,她又难受又懊悔,对阎子芬冲口就说:“祖鸿的病是我们害的呀!”听了娇鹏道出原委,子芬又吃惊又生气。见娇鹏低头抹着泪,他忍不住说了声:“你们都不晓得他……”

不管娇鹏愿不愿听,子芬把祖鸿叮嘱他千万不许透露的事一古脑儿给捅了出来,说是自打他哥哥长病假以来,家里钱不够用,祖鸿把自己积攒的准备结婚用的积蓄全贴进去了,但还是填不满用钱的无底洞,只能往自己牙齿缝里省了。子芬亲眼看见,他食堂里吃饭从来不买菜,顿顿酱油汤饭,没营养,长此以往怎么吃得消?还有退亲的事。祖堃曾说,哥哥待他

恩重如山,如今哥哥久病不愈,家累又大,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决不能撒手不顾。所以,明明他同景萱情投意合,也明晓得她对自己感情非常深,可还硬是跟她分了手。可怎样才能迫使她同意呢?想来想去,伤透脑筋,好不容易才有了“冲喜”一说,可万万没料到,结果竟完全出乎预料……末了,子芬难过地说:“我一直有负疚感的,因为‘冲喜’的馊主意是我出的。”把心里憋久了的话说了,竟有些轻松,然而,娇鹏听了身子瑟瑟发颤。随后,他们约好,明天一早在轮船渡口碰面,一起去浦东隔离医院看望祖鸿。

娇鹏给丈夫的信发出之后,一面常去浦东探望祖鸿,一面盼着祖堃回信。一天,寄自慈菇湾的回信终于来了,可拆开一看,却不是他写的。娇鹏父母在信上说,祖堃女婿只相信菩萨郎中,劝他不听还大光其火,一赌气去了老家管溪镇。娇鹏不知其详,赶紧叫儿子写信去探听情况,信寄了一封又一封,但都杳无音讯,不由得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转眼间,祖堃回管溪已经近半个月了。老台门里堂兄弟有不少,日子一久,又不好意思到别人家去蹭饭,每天要等有人来喊了才知道,所以吃饭成了一桩头疼事。所谓“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他的脚脖子越来越肿,已显凶兆。可即便如此,他仍然坚信菩萨郎中的法力,相信会出现生命奇迹。岳父岳母、姐姐姐夫们都力劝他赶紧回沪,别耽误了治疗,但他却偏不答应,谁劝就跟谁急。一天,金粉来看望弟弟,不经意间发现他肚子已鼓胀起来,裤带只能搭在小腹上,大吃一惊。见这情形,金粉劝他不要再固执,赶快住到她家里去,亲姐姐好歹饭茶会端到他的嘴边。听了这番话,他禁不住流出眼泪。现在,就是想去大石岙,也已经不能了。无奈,金粉只得先把阿三接走再说。自从金粉领走了儿子,祖堃整日形影相吊,心绪更加恶劣。妻子从上海寄来的每封信他都收到了,但只草草一看,撒到一边。他抹不开面子,不肯认错——即使错了,也宁愿错到底。这天,妻弟阿淦来到老台门看望姐夫,得知祖堃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已经起不了床,吓得脸都变了色。从管溪回去,赶紧将姐夫的病况函告姐姐。

上海霓虹



徐策